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五

蜀漢 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巳至後主
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帝四十二年

為漢中王事具前曹丕篡漢遂正位於蜀

號乃即帝位於武擔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

萬世之公論故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漢縣今武昌府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蓋之妹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

有天地之菁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帝聞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

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

大子守成都而自牽諸軍東下孫權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州大是諸葛亮於帝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

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理必無此權報曰元德普遺孔明至吳孤當聽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費於人義無二心

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采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

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殊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
朝臣皆賀劉琦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弊也宜大興師復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

具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亡則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貞至吳權出者亭候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敎自蓋大豈以江南窮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

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臣
 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徐盛字文鶩琅瑯人也
 已而吳遣中大夫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入謝於

魏禁而不宮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畧也五曰願如學乎對曰吳王往賢使策志

存經畧有餘聞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遣子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事數計量不可勝數

使求珍物於吳魏主王叡曰彼所求者于我凡石耳阿惜焉且彼在遠國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魏主王叡曰彼所求者于我凡石耳阿惜焉且彼在遠國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

蜀漢昭烈帝

之問如出一手
之文乎近儒昧
此不知道至決
製好名之舉紛
如

揚彪以漢三公
不受魏爵託於
大義自持則何
不罵賊而死乎
觀其於光祿大
夫之拜賜几杖
施焉焉恬不知
和辭十萬而受
萬節得捐無虧
金節即既會生
復好名千秋以
下正論雖過終
於道遠無據而
已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初魏王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當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
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
馬門以爲約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以優崇之

孫權立子登爵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於是諸葛恪字元遜張休字叔純顧譚字子默顧之孫雍字元實吳人長子
志效法 陳表字文烈處士之好武字以選為中庶人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
辭之權遣西曹掾沈攸之魏主問曰聞太子當來空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
辭之權遣西曹掾沈攸之魏主問曰聞太子當來空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
種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立原東抵遼水在今奉天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逕

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軻比能素利等在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軻比能素利等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
宇國讓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青龍三年軻比能素利等之使也軻比能素利等之使也軻比能素利等之使也軻比能素利等之使也

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統許父亭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
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今宜都縣漢水之南也 蜀統亭 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敵氣怡威
觀其變故勢不得展自當置於木石帝復自恨昔山陽縣西北有假山是 通武陵使馬良 陽嘉城人入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與朝聘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統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 建平吳郡治巫山今巫山縣也胡
注見前 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 建平吳郡治巫山今巫山縣也胡
追者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歸且顧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國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具軍始集思慮猶專可干也今佳既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宜

求湖縣 陳兵目貌遜促兵四面圍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散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曰永安 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意曰
西北

劉曜所謀數語
切中璽機然應
於遣之先則
蓋善矣

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傳彤義陽為後殿兵衆盡死形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
從事祭酒程畿字事然沂江而退吳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嘗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在公衆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黃權道絕不得還遂率其衆降魏馬良亦死於五路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

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字文烈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

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湖三省注在恩陽曹仁出濡須曹真字子丹等圍南郡吳遣將

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又

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魏黃初二年改南代

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璋報命於是與吳復通

癸三年帝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寬考異曰提綱及紫陽書說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

主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寬考異曰提綱及紫陽書說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

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綱及紫陽本大

書建興二年注法氏之說如此今依之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圓江陵皆不克引還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艘悉

斷魏軍來之頗有新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假旗鼓示弱以誘

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員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獨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仁

遣具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離王雙等襲中洲子所在桓遣別將擊離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離生虜虜是時朱然

字義封本姓施方鎮江陵曹真復侯高字伯仁等圍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為尚所却於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真等起土山

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同隊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史云魏欲乘船往北轅諸多

以為城必可拔並昭上疏曰今也諸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險也三者兵家會大疫不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

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言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要守險汎舟江湖皆

難卒致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餘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蜀漢昭烈帝

昭烈於光平日
以魚水自喻是
之忠貞豈不深
知愛護時何至
作此猜疑語三
國人情以誦詐
相尚都哉
楊顯之言似是
而非蓋當時主
少國疑之日非
是朝親整頓國
事何顧其發
無所稱集思廣
益云云足見其
忠赤矣不知此
又河足與言論
躬盡瘁之真

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是謂尊皇后曰皇太后政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諸葛亮
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
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督留鎮永安禪即位年十歲大赦改元建
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與法正計議於成都下三決參議者集思廣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獲
又董幼宰奏者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丞相欲殺之亮曰法正之言也亮曰法正之言也亮曰法正之言也亮曰法正之言也
主簿楊穎諱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論為明公以作家營之今有人使奴執鞭撻與炊離司晨太晚牛負重亮常目校書
也故古人稱生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兩言不問人陳平不知錢穀披誠達于位分之難也今公躬校簿
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隔卒
亮至益三日 楊顯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老相率詣亮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僣息養高鮮有進納
守閭又使郡人五接訪窮諸長牂牁越雋皆叛應聞丞相是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開闢恩惠民安食足然後用之
秋八月葬先帝於蜀 帝葬通鑑及綱目皆略書今依蜀志補 亮曰先主之宏觀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及其華國託一子諸
葛亮心神無貳誠若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

魏以鍾繇為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布與朝廷尉高柔字文惠陳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僣息養高鮮有進納
誠非朝廷常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而三公自今有疑議大
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臣今采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亮曰曰大王命世之英諸
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
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雖然良久遂絕魏與漢連和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

權帝亦陸遜之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也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
誠敗乃當爾耶 張溫字惠也吳人

立皇后張氏 帝禪

甲建興二年 吳黃武三年 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計吳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復不再舉矣丕不從

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潯潯水即潯水也見前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廣陵在江都東南魏主丕遣使召懿懿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魏主丕時江水盛長王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魏主丕曰彼猶陛下欲以

而昧公義孫權
之見並不及矣

三

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險要亦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穀貴罷錢而用雜幣人多巧偽競以涇穀薄絹為中藏刑不

能禁於是復行五銖錢

成六年魏太和二年春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 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亭秦馬騭敗處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

侯楸之子楸明之子今依魏志改注 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懿延數日長曰楸王將也 楸尚太祖父法而無謀今

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 中注見出循秦嶺起南山而東當子午谷名路通南北北口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亮延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高二十許里而公從斜谷 見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

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郭芝為疑軍據箕谷 箕谷之谷在今漢中府褒縣北

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處寂然無聞是以各無豫備而卒聞亮至朝野恐懼於是天水

南安 後漢書帝時道治縣通 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擊亮魏主取如長安右將軍張郃部騎步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

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卻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 西縣亦在漢中府南鄭縣界

中 初亮以郃不通人深加惡異昭烈帝時謖曰亮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若其察之亮求以為然引誤參軍事每與論自直

人 亮自守節制雖其有伏不敢備於是平徐持收合諸營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平徐合兵敗

兵以還亮拜參軍進位封侯 王平字子均巴西西宮人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平徐合兵敗

坐貶亮於是老微勞類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屬兵議武以為後國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是亮出祁山天水參軍姜

維字伯約 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依典軍事

吳人談魏揚州牧曹休戰於石亭 石亭在安徽大敗之 吳使都陽太守周郎 字子魚 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

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顧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費遼向東 關在廬州南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以

朱桓全琮字子璜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 桓曰休以魏兵來路非智勇名將今我必敗休必走走必由矢石掛壁通險

長驅進取吾幸以寇許洛此萬世一時也 桓曰休以魏兵來路非智勇名將今我必敗休必走走必由矢石掛壁通險

矢石即今北山在安慶府桐城縣北山名在桐城縣西 戰於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翼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

矢石新獲萬餘資仗各盡 初魏聞休已敗而吳遣兵衝矢石連乘進逼軍多散敗吳兵吳人驚走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國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魏臣多以為

疑亮乃上言於帝 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未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國知臣弱臣才弱敵強也故不

入南故五月漢深不毛并日而食臣不計也 臣王素不可偏安也臣故曰臣才弱敵強也故不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未可乘之也 臣王素不可偏安也臣故曰臣才弱敵強也故不

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西元七年 吳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

前陞平階州文縣是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劾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

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攻

可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季起南陽人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姬為

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典令

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也

司各任其職故命九卿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
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劉庚字恭嗣南陽安衆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縣東南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

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

馬氏為其弟鄭康成尚書衛覲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

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王凌為布所惡而滿龍能察其詐才識相去矣會稽從安固龍能預防凌僅亡其一旅魏明既遠龍還而不能窮治之奈何以警唐臣謹乃公事者

釣中大魚制而後盡此何等語其罪浮於而從後言者遂其入而責數不畜出而責登云云後邪學詐一至於我然欲必待盡我而後誅之其亦愚之甚矣

後世月信通鑑

也結傳其位也公族之臣也今公族之臣也其性觀之臣也存其榮段同其禍者已至是魏主叡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政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漢縣晉復廢故城在今江南滁洲全椒縣吳王權遣中郎將孫布許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字子方雲太原所人伏兵阜陵

以俟之凌膽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龍以為必詐不與兵會龍被書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脫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叡召之既至氣體康強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壯十年魏太和六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

為列侯為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載下殯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

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劉有損無益之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迎山夫吉山有命禍福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且又欲自往視陵觀其亦美哉豈哉陛下聖帝武宣皇后崩陛下官不送葬所以重社稷不虞也何至臨葬亦子而送葬邪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使其騎都尉虞翻於倉梧注見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眾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奪奪其位魏拜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疑貳南與吳通至是吳主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時虞翻徒在交州先是翻性疎直數有酒失

主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曹氏人而語周賀等行聞翻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無獲故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字定人為人所白復徒蒼梧猛陵漢縣吳因之故城在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交州治南海郡由南海而徙蒼梧皆交州地也考吳是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西擊於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南海州府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魏以劉騭為大鴻臚魏侍中劉騭為魏主叡為親重騭有膽智善應變騭將伐蜀劉臣臣諫騭時入贊騭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謝曰臣言賊不足采劉騭先帝謀臣蓋亦云然然數日與吾言可矣騭曰請召質之乃召騭至問之終不答騭因問見兵事騭

夫兵說道也木發不敵其具臣下顯然置之臣恐敗國已聞之矣數謝之騭出責曰夫約者中大魚則鯢而隨之須可制而後誠則言然謂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哉子或謂獻曰騭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數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魏厚波注見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改年曰青龍以厚波為龍腹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公孫淵遣校尉宿舒以圖報吳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

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昌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投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淵

陸遜辭諫字敬文等上疏切諫權乃止 陸遜等至夏平漢水之乃戰於猇亭 吳主權自將魏攻新城肥城新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連壽春請於其西三十里依險立城從見兵固守魏主

吳主權自將魏攻新城肥城新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連壽春請於其西三十里依險立城從見兵固守魏主

來雖不敢至必當上船權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起水死者

以馬忠字德信為東降都督也 建寧郡太守馬忠為東降都督 東降都督張翼字伯恭為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賈相亮以參軍

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胃斬之 忠寬清有度處事能斷恩 咸並立民義畏而愛之

初丞相亮勸吳講武木牛流馬 其法皆用木為之以機行上詳見諸運米穀斜谷

三月魏山陽公辛 魏主曹芳發長諡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公 魏主曹芳發長諡曰漢孝獻皇帝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

謂諸將曰亮將出武功漢縣後漢移於東城在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文原 今在鳳翔府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文原

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龍道搖蕩民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原壘不戒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 惟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叙自將擊却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北一名蕪湖本巢縣地後為湖周四百里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

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字子通入淮向江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書春魏

豫其人才周瑄而後當推陸遜觀白圖之說持以鎮靜實不知及若理之舉措容寬適足債事耳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於禪陵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瞞病萬而使人
指大計所謂大
計孰有重於此
者福宜忘且
福即不問是亦
自當及之何待
別去復還耶此
陳書所以不入
正史特附見於
楊戲揚中史

將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通使者至軍維問其廢食及事之警備而不及戎事亮者曰諸葛公風與夜期罰二十以上皆親覓馬所無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

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省視因詔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憲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譔前實失不諂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敏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亮長史楊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然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追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陣聚細石為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今尚存又又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四聚作兩營每營各軍十二營至

北魏州府奉詔至是然素行其營數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亦皆有八陣圖遺跡至是然素行其營數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嘗謂亮法不能盡用己才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成

取辨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儻不假借延以為至龔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士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撫延意疑白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

何以一人免廢天下事郭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按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攬初街反自儀未發亮所領先

南谷曰逆擊儀等將軍何平胡三省注即王平本蜀外家於前禦廷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廷皆

策贈亮印綬諡曰忠武亮求於帝曰臣威都有素八百餘年臣食自餘不別治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臣下卒如其所言長水校尉李良自餘不別治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臣下卒如其所言長水校尉李良自餘不別治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臣下卒如其所言

其明以國
本必為氏
實賞立字
犯法急公
寔處急義
不為難者
終判以服
於邦域之
內畏而愛
之刑政雖
踴躍而無
怒者雖以
見用亦無
平而勸成
明也可不
謂治之不
貶庶事精
練物理之
亞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中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相守舉止

永安以備非常當遣中郎將宗預子德嗣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周

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明十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華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

宣代諸葛亮秉政而弗平生密指謂亮平常密以意偵獵狄意在將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

之由是怨憤形於言色後軍師費禕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宜當落度失意也如此邪令人追悔不

可復及禕密表其言詔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使所復上書謝諫下都收之自投

夏四月以將琬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 時軍國多事禕省讀書記臬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 魏主敕既作許昌宮宮有景福殿在北 今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漢崇德殿之地即梁總章觀高十餘丈在又欲

平北芒前見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射亭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宮而陵既夷將何以禦之

穀乃止 中書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願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

陽承華殿災數問太史令高堂隆隆通齊高堂隆字季恭泰山東萊人水以載舟東野子御馬見家語及荀子是扶洛

所為非聖賢之訓也穀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 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綳欄端端含受神龍吐而使博士扶

巢其上穀復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閣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此不可不深防而密慮也穀為之動谷穀於內龍端官扶石觀百官之數自貴人下至士族酒掃八數千人嬖女

百二十人既已咸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遇之聖朝不昌殆或由此為之歟使典省外奉事廷尉高尉謀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

有指善神重神為寶則愈斯之微可虞而致失穀報之曰穀克昌官他復以問穀常者謂被錄穀半袖少府楊阜問曰此於禮何

法服也穀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上疏欲省宮人召其有吏問其數更對曰密禁不得宣露需臧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為數反與小吏為密乎穀聞而愈嚴憚之 魏克昌官謂以昌言自克也謂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半袖即半臂也御府

官名典官 卿少府卿 秋八月魏立子芳 魏主穀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

魏延之數楊儀

實激成之德復

誠疏盡致恐情

不休操筆就檄

云云與魏信極

不疏制通語相

似劉惔情安

能明正其悻悻

之罪耶

又魏曰大討會

猶詔班天下以

為嘉瑞數雖下

愚者為之幾於

此可操神野之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本漢書衣照後漢改曰漢嘉郡漢置郡 自魏

晉廢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城有汶水之流即此
城在成都府灌縣城之巔音去聲旬日而還

冬十月有星孛於大辰前注見又孛於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卑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擢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

嘆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袁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字處曰沈字處子曰渾

沖曰深字道皆依謙實以見其意為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願卿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遠成則衰亡職則吾於朝華

強辭不達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極端之機也又或毀焉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所毀則彼言當矣無所

毀則彼言去矣當則無惡於彼矣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所毀則彼言當矣無所

己十五年魏嘉初元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

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案行文書耳矯曰此目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曰司馬公忠貞可為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尚書郎

一好快論事臣細過以矯上當奏尚書左丞罪以矯當連坐前門侍郎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臨大而康事不康刑禁曰勉辱

其所以曲非得臣不盡忠亦其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今上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

節反使之如陳陳者據其聞臣恐大臣盡懼遂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杜恕字伯衡豫州之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園方丘南北郭陳祥通禮書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祭也於北郊而澤中之

漢承秦亂廢無禘禮馬融曰禘南二名有禘與之禘之說也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上栗山在今洛陽為國立詔曰

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虞舜配皇皇帝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伊氏伊尹之妻也配祀天神於南郊以武帝配

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考鄭氏祭法注魏謂祭天於圓丘也王肅曰惟郊是祭天禘諸祭之類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社河南府中芳林園中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魏主叡從長安鍾虞雲駝銅人製是前承露盤亦見前於洛

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即漢霸陵故城大發銅鑄銅人一號曰翁仲列生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

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不草善捕禽獸致其中司者通卿大夫若若官室狹小當廣大之隨時不妨農務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數可矣無過此者

無臣之... 使臣之... 度臣之... 之... 神仙之... 空設之... 夫皆聖慮所宜裁抑也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隆病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豈伊

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族之鳥育長燕巢 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赤鳥見於殿屋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

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暴跨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恩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 毓之子曰選舉勿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咬也毓對曰名不

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教養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索常為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耳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

才庸平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 劭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毀譽蓋法存乎其人也且其目

事效然後察舉試諸公府而無私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覆與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

為魏主之計法具施行必有賞罰之至三公坐論道內職大臣臣之言人司司使容身曰建官均職之理所以立

本不足稱名實實糾繩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末舉而造則末固國乎國北地地泥陽人久之事實不行 司馬氏先曰為治之

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強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察之在心則尊

心也功狀者近也為人上者誰能久安得哉為之法而忘其心喜怒好惡最其志難詢於人而決之己已舉於明而察之在心則尊

下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速非若考功校米鹽之課費旦夕之效也事因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唐

延熙元年魏主叡初二年春正月魏主叡遣太尉司馬懿擊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設甲兵為軍陳以見之又數對其國中賓客出

惡言魏主叡遣母弟幽州刺史曹芳仲齊聖書徵淵淵遂發兵進偷於遼東漢中秦公孫海陵曹芳與戰不利引軍還淵

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諱鮮卑以援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諸將曰公孫淵將何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守襄平比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陳有所割據此淵淵之復遣使

非淵所及必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則一年足矣淵淵之復遣使

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戰其使乎曰不可是謂吳王夫之怒而稍解王尾之計也不如因而不動其守節而歸亦足以要其成若後伐不

吳主權勒兵謂淵使曰請侯後問當從簡書 愚相拒之謂也

二月魏以韓暨字公至南陽人為司徒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為處士管寧叡不能用吏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

蜀漢帝碑

夫韓登亮直清方則司諫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

洛陽人

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卻正

僮師人

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

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中權

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宜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詁

以求爵位和當務之急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十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秋八月魏司馬

破裏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

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墜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虛

衍等盡錢趣之就滑泥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弓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陽州西南治使衍等逆擊靈臺大破之追還唐

夏平林大霖雨遠水浮萍雨月餘不上平地水豐人三軍恐欲打營盡令軍中敢有言佞者斬者盡令史孤令輒之軍中乃定已

雨霽盡乃作土山地道林樾金匱盡破以之矢石攻女曰淑寔急移畫人相食死者甚衆其將相才無一圓卽兵當君臣面縛銘命

造有明決者來湖復俟侍中衡演乞免職送任彪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死元元咸貴謂與子冬降故百有餘國走之遂入成專請有各易令是重泉帝一本漢縣公孫堅

也不須送任。任賢子也。見而坑。坑其一作坑。下真。受。臣。大。臺。臺。臺。之。道。入。坑。但。坑。有。洛。陽。方。是。遠。東。帝。方。式。置。為。郡。始。公。孫。度。以。漢。中。平。六。年。據。遼。

漢元帝四君皆平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鬼主取有疾之邦夫人為

言合 玳瑁師 詔軍須臾舉重東西北角以牙襲豐

以故為盜竊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叙即立尤寵士時恩篤幾致與軍旅腹心之土皆二人言之母大器用之會義常入決土

是非事而丁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顧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

是主利而不正慮利必歸於大臣至於便辟聯合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推移賞罰微而入緣形而出造所押信不復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王燕王守字彭為大將軍夏美元曹奐曹芳字長思秦月等蒲等

劉放孫資又典機任元肇心不平殿中有難樓樹二字性恭良陳誠國辭叙引致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具性恭良為對

曰燕王實自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攷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攷資復入說又

從之放請為手詔詔我因篤不能放上床執其手強作之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孫德建為長中

以佐之時懿在汲冢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bleed-through]